

〔在人间〕

抬头看天

□雪樱

从医院体检出来,已是中午时分。在路边等车,太阳火力全开,刺得路人睁不开眼。不经意间抬头,我瞥见一朵樱花状的云彩,浅浅的轮廓,不规则的花纹,满溢出春天的腮红,令我看得出神,心头漾起清浅的涟漪。

今年以来,我的心灵恍若蒙上一层阴霾,经常莫名地焦虑,郁郁寡欢,不愿与人倾诉。日常的繁琐和生活的负重,导致经常失眠。在医院等电梯的间隙,对过老年病房里传出一位长者“唉呀唉呀”的长腔,带有沉重的金属质地,瞬间觉得空气凝滞、内心烦躁。此时,旁边一对老年父子在吵架,儿子身着迷彩短袖T恤,手里拎着帆布袋子,看上去也得六十多岁了。老头不依不饶地询问,迷彩男沉默不语,像一尊面容肃穆的雕像,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,使人不敢出声。后来,坐电梯到了一楼门诊大厅,父子俩依然争执不休,只见老头额头青筋暴露,如发狂的藤蔓,燃烧且冒烟。路过的患者见怪不怪,似乎只有在医院才能如此容纳卑微者的情绪。

诗人蒙塔莱说过:“那无以使我们成为我们的,我们不稀罕。”人至中年,讨生活,过日子,凭借的是心力和精神。然而,我愈发感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。那个天气预报有大雨的下午,赶去医院复诊,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。六楼中医科和心理门诊毗邻,还没到上班时间,诊室外面的长椅上已经座无虚席。很多人的目光都停留在那个孩子身上。他蹲在地上,摆弄模型玩具,嘴里小声音音,好像在说“飞机起飞”,又像是自己和自己做游戏,奇怪的举动令人一头雾水。稍后,有个女子牵着一个女孩走过来,脸对着脸,抚摸着她的头说:“一会儿医生问什么,你就好好回答,好好说话。”女孩又高又胖,双手交叉,不停地东张西望,嘴角露出两个酒窝,盛满与年龄不相符的幼稚。

事后,我再次想起这两个孩子,是在夜读《红楼梦》时。小说第38回中,大观园里的诗社举办了一场菊花诗会,众人吃完螃蟹后,黛玉倚着栏杆悠闲钓鱼,宝钗往河面上扔桂花吸引游鱼吃食,李纨、探春、惜春立在垂柳荫中看鸥鹭。就在这漫不经心的放松时刻,曹雪芹笔锋一荡,迎春“在花荫下拿着花针穿茉莉花”。不妨脑补一下当时的画面:菊花盛开的秋天,姑娘们个个展示自我,唯独迎春捡拾一串串落花,穿花成串,娴静、美好、孤独,叫人不由得心疼。要知道,迎春始终是个退缩的角色:贾母八十大寿时,南安太妃会见时没有叫她,连那夫人都看不上;奶妈开夜赌,输了钱又偷偷出去典押迎春的“攒珠累丝金凤”,她宁愿选择息事宁人。可见,与其说这是场景设置,不如视做人性的黑洞——与黛玉葬花、宝钗戏蝶、史湘云醉卧芍药异曲同工,迎春针穿茉莉流出对逝去青春的挽留和珍视,内蕴着曹雪芹的悲悯心,使我们认识到,再受屈的灵魂也心向美好,再卑微的生命也有美的权利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们与迎春活在同一个平行世界里,她的悲剧命运、她孑然而行的身影,以及面对现实的无力和绝望,在我们身上都存在,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。正如我在医院诊室外面偶遇的那两个孩子,他们并非异常,只是内心暂时刮起了飓风,抑或一场沙尘暴不期而至,需要平复和慰藉,外人所能做的只有等待和希望。

很偶然的机会,受朋友邀请,我加了个群,群里很多朋友都是草根摄影家,经常分享美图,那种随手一拍就是壁纸的大片。入夏以来,不少人钟爱拍摄晚霞和云海,一帧帧照片就像给大自然披上了七彩斗篷,美轮美奂,叫人啧啧惊叹。“今天的晚霞不得了,好看。”“昨天有事没拍到金凤凰,今天看到粉红的云。”在他们的影响下,我下载了预报晚霞的软件,每天傍晚时分,跟着他们一起蹲“晚霞机位”,捕捉美的瞬间,让

人很容易想到英国的“赏云协会”。时而千军万马奔腾,时而芭蕾舞演员转圈,时而一座环形废墟,时而上演一个人的马戏团……无论黑白变幻、雨晴交织,天空底板湛蓝清澈,一如水洗过的明净,又如捧掬山泉洗脸的凉爽,给人说不出的感动和深情。让我想起意大利诗人朱塞培·翁加蒂的《美丽的夜晚》:“我一度是/幽暗的池塘/而今,我啃噬着/空虚/犹如婴儿吮吸着乳房/而今,我因畅饮天地而/酩酊大醉。”他写的是赴婚的喜悦,面对自然的惠顾和恩典,每个人都是满心欢喜的新妇——精神脱胎换骨,灵魂如莲绽放。抬头看天,原来如此治愈我的身心,不啻于一剂无字无痕的“生命贴”,叫人走出心霾、看见光,看见这个世界的富饶与多彩。为此,我专门网购了一本《云彩收集者手册》,认识了积云、层积云、高积云、卷积云、雨层云、积雨云等46种云彩。书中有段话深得我心:“收集东西并不等于要拥有它,你甚至也不用去想如何抓住它。你要做的,只是去看,去记录。”看本身就是最大意义,记录就是唯一。正如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·卡森的发问:“如果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呢?如果我知道以后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呢?”每朵云彩都是诗,藏匿着我对这个世界的注解和热爱。

书中说:“我们经过水火,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”人世间,所有的疾痛都是对心志的熬炼,经历过、耐受过,甚至挣扎过,才有可能进入“丰富之地”,看到不一样的风景,拥有不一样的收获。因此,很多时候,那些打不开的郁结,那些看不到的隐疾,是跨过生与死的“入场券”,教我们学会放慢脚步,为生活按下“暂停键”,接纳生命的不完美,懂得活在当下。

从今天起,抬头看天,关心日出、日落时间,关注晚霞概率、彩虹指数、云海概率,感受云卷云舒、光影变幻,心灵豁然开朗。前行路上,由此多了一份惊喜的礼物。

【有所思】

依偎

□星袁蒙沂

车到村路尽头,透过玻璃,看到一老一小两个相互依偎的单薄身影正在斜坡上的巷口处,眼巴巴地朝着停车场的方向使劲瞅。父亲的背有些佝偻,儿子的模样半是失落半是迷茫。孤单两个字,一下子砸到眼前。

在斜坡、石墙、草木的地盘里,依偎站立的爷孙俩,由静而动,迎向我们。瘦削、矮小与村庄同框,十分突兀和扎眼。

儿子还小,那处七八米长、三四十度陡的斜坡,得靠人领着才能下来。父亲牵住儿子的手,小家伙兴奋地一蹦一跳,欢呼雀跃着,拉开架势往停车场的方向俯冲。

这一幕,发生在去年。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,只记得当时心酸、疼痛,失落一下子充斥全身。这样的情形,不止一次出现,感觉时常重复,时常如此。

老家所在的自然村,本就不算大,200多口人的样子。如今常年在家居住的,只有七八十岁的老人、体弱多病者,还有极个别实在没法带出去的小孩。整个村子,在家务农的,只有十多人。

回老家,除了亲情,剩下的就是孤单了。山山水水还如从前,却很少见到人。只有逢年过节,村里才能热闹一时。可就算逢年过节,村里人全部回村的情况也不存在了。在城里工作定居的,有的连过年都不再回老家。我工作的小镇,离老家区三十几里路,回家的次数相对多一些。然而,每次回去,心中都空落落的。

每次回家,左邻右舍、叔婶大娘、姊妹兄弟,几乎都见不到。村里的大门,绝大多数都上了锁,总是严丝合缝地关着。老家宅子前的大伯家,瓦屋陈旧破损,估计屋内早已漏雨,房顶都长起小树苗了,也没见他们回家修葺。不修葺,是因为不常回家住。若回家,东侧还有一处后来建起的给堂哥的宅子。堂哥在县城里买房定居后,那处宅子多是大伯和大娘住。老两口如今都在县城堂哥家,那处宅子也空着。

和我年龄相仿的,只有一个堂弟红勤常年在村里。他家喂了几十只山羊,还有一处果园。他父亲八十多岁了,视力不好,身体也差,如果堂弟也外出打工,家里的果园就得荒废。其他与我年龄相仿的,有的在外地工作,在城里买房定居;有的在外地打工,买房定居;即使没在外买房定居的,一年到头在外打工,除了过年前后,也很少回村。这些年,村里的老人,有的已经去世了。村里的小孩,大多随父母在外地。一个200多人的小村庄,有的人一两年见不到一面,见面也是匆匆,连一顿饭的交集都没有。大家为生活奔波,把这儿巴掌大地方聚拢起来的,几代人蓄积的熟悉,撕扯成了陌生。

村里的草木逐年增多。那些早已长在山野田地里的果树,山楂、黄桃、苹果啥的,风调雨顺时肆无忌惮地疯长,遇上干旱过度则出现枝叶干枯甚至整棵死亡的状况。因疏于管理,水果的质量比以前差了许多。

每到暑假、寒假,母亲都会带我的两个儿子回老家待段日子。工作忙时,我和妻子可能一两周才能回老家一次。时间一长,小儿子就频繁打电话给我们,不是说想回来,就是有啥想要的东西,或者干脆说想我们了。老家那边,同龄的孩子少,他们没地方去。父母的老年手机不能玩游戏,电视屏幕也没镇上家中的大,功能还少。好在老家那边山高树绿草青,空气清新,夏天到处弥漫着果香,早熟的苹果、桃子、李子、葡萄,想吃就摘。偶尔抓几只知了猴,小儿子把玩,大儿子解馋。

若是我回老家,其实更待不住,估计超不过三天,我就得急。放眼村里,总共也没几个人,跟老人、孩子拉呱,没有共同话题。去田野里逛逛,一次两次可以,但不可能天天重复逛。夏天,天太热,不想出门;冬天,寒风呼啸,也不宜长期在野外。最关键的是没人一起,一个人面对山水,形单影只,索然无味。就算是春暖花开时节,村子周边到处花开,拿出手机拍些照片,可定格许多美好瞬间,只不过,美景中最缺的元素,还是人。花海之中,只有一家几口人,或者相约而至的几个人,其余都是花草树木、梯田果园、山山水水,都是大自然馈赠的风景。想找他人分享,却“空山不见人”。

现在的村庄,较之十几年前,路好走,房高大,人人有手机,连老年人都有自己的代步车。村庄美了,村庄富了,村庄的人却纷纷离开。单靠果园,大家也不至于难以度日,只不过,在追求财富的路上,那些果园没有太大前景。一家三四万、五六万的收入,扣除农药化肥,人均所剩确实不多。相比之下,去工厂里打工,无须风吹日晒,收入至少不比务农差,还有保障。经过一年年努力,乡村美了,人却渐渐少了。倔强守候在原地的村庄,多少有些孤单。

每次回家,父母领着小孩子,一直迎到巷口或停车场;每次离家,父母领着小孩子,一直送到巷口或停车场。迎我们时,他们眼巴巴的,满脸喜悦;送我们时,他们依然眼巴巴的,全是不舍。不知从哪天起,回到老家,心中时不时会被疼痛撞击。

那个以往无比熟悉和亲切的村庄,那些浓浓的乡情,被四处奔波的人流一点点带离,带散了,日渐淡化,淡到令人恍惚。如今的村庄一直在做减法,孤零零的,依偎在一起的老人和孩子,眼巴巴瞅着道路尽头。只不过,那搁浅脚步的停车场,大多时候,也孤零零的。